

炒饭

□高邮 姚正安

说实话,一般饭店推出的炒饭,我还真的看不上眼。他们的炒饭至少有三个缺陷。一是饭不够挺,二是油太多,三是配料太杂,一份炒饭里,杂以火腿肠、鸡蛋、豌豆、咸肉、刺参、胡萝卜、等等,稀里糊涂,不清爽。

依我的经验,炒饭不需要这么复杂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炒饭。那时的炒饭,很简单,就是将中午盛下的饭,放在锅里加点菜油炒热,余无它料,那应该是最原始的炒饭。

那时,每家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,下饭的菜很少很少。于是,人们知道在炒饭时撒上少许盐和蒜花,炒成的饭有了味道,没有下饭菜,一样可口。这样的炒饭省了菜,又有滋有味地吃饱了肚子。家里来了亲戚,也往往以炒饭待之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我制作的炒饭有了升级版。作为炒饭主料的饭,与通常所食用的米饭应该有点区别;饭不能烂,煮饭时,水要适量,不能夹生,也不能水汪汪

的,要做到炒的时候饭不粘锅,炒成的饭粒粒分明,不能疙疙瘩瘩的。单是炒白米饭太单调了,后来,我又做成蛋炒饭。

蛋炒饭有两种做法。一种做法是先炒蛋,再炒饭,饭炒至将成,将蛋倒入,配以盐、蒜花,反复搅动,再将饭聚于锅心,在锅四周箍一圈适量的开水,熄火,盖上锅盖焖三分钟左右。揭开锅盖,热气腾腾,香味四溢,蛋炒饭做成了。看上去鲜亮,吃起来松软。另一种做法是饭炒至将成,将锅底掏出一个塘,饭摊匀到锅之四周,倒上油,将鸡蛋打入,炒熟,将饭搅入,撒盐与蒜花,翻炒数次,聚拢,箍以开水,熄火,盖上锅盖,焖三分钟左右,蛋炒饭告成。两种做法也只是程序的区别,本质是一样的。

我还做过饭炒雪花蛋,操作过程大致相同,配料的选择有讲究。所谓雪花蛋,顾名思义,是白色的,蛋只取蛋白,因而,炒成的饭,不知何为米饭,何为蛋。饭炒雪花蛋有菜油的淡黄,有蒜花的暗绿,色香味齐全。

一年之中,我在家都会自己动手做几次炒饭。妻子出差,一人在家,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,炒饭方便快捷经济实惠,又不缺营养。

去年底,妻子外出开会,我做了蛋炒饭,加一道神仙汤。这神仙汤与五十年前的神仙汤同名,而质地完全不同。以前所谓神仙汤,就是开水、酱油、菜油的混合物。这种神仙汤,其实就是省钱汤。今天的神仙汤,光油就有三两种之多,有植物油、猪油,还有麻油,再配以虾籽、榨菜,你想想,多么鲜美啊,喝之如神仙之逍遥。

我以为,饭店里,作为主食的炒饭要简单一点,因为主食是最后上桌,桌子上已经有了十道二十道菜着,炒饭还要加那么多配料,干吗呢?重复了,浪费了。我看到很多食客主食往往点水饺、菜泡饭、面如意、阳春面,而绝少点这种炒饭。最后的主食应该以简单可口为原则,最大可能地调动起食客的饮食欲望,这样才能体现厨师的匠心,也才能使客人满意。

养蚕记

□南京 赵培龙

几年前的仲夏,我从玄武湖畔迁到光华门附近的中和桥小区居住。站在五楼阳台上,便可欣赏如梦如幻的秦淮河。更让我欣喜的是,楼前有一块一千五百多平方米的绿地,一年四季都是满满的收获和惊喜。我最关注的是几棵又高又大的桑树,那些油亮宽大的桑叶,撩起了我儿时养蚕的记忆和欲望。

去年回苏北老家,我问桑农要了几颗又白又大的蚕茧,并悉心求教养蚕知识。今年春天,我便开始了养蚕的尝试。

当园中桑树长出嫩叶的时候,我将蚕茧拿出晾晒。几天过后,我发现,蚕的一端开始出现小黄点,再过几天小黄点渐多且连成一片。第三天茧们泛黄的一端出现了小洞洞,之后一只只粉嘟嘟的蛾带着丝丝烟尘扑楞楞羽化出来。接着,难以想象的场景出现了,它们翩翩起舞,你追我寻,缠绕盘旋,最终拥抱在一起,飞翔着融为一体。亲密接触之后,一只只蛾快乐地用凸起的盲文,将爱的诗篇点点滴滴写到我事先准备的白纸上,然后与它

的同伴双双升入仙界!

风吹桑叶沙沙响,筛子静静等客临。我将布满蚕卵的纸张用薄膜盖上,置于阳光下孵化。几天之后,灰白的蚕种一端出现了细微的青点儿,再过两天小青点儿似乎凸起一点,又过了几日,那些小青点居然蠕动起来。蛾们终于还魂,爱芽终于复苏。好不神奇!

我不敢贪多,只留下小半张蚕青,放在垫了皱纹纸的筛子里,将采来的桑叶嫩尖切成细丝,轻轻撒在那些引头向上的小不点身上。奇就奇在,桑叶的清香很快刺激唤醒了这些小精灵的味蕾,它们居然悄然爬上细叶,摆头剪食起来,动作轻巧连贯,从容雅致。侧耳细听,有丝丝磨沙之声。一周过去,小家伙们的身子渐渐变成米粒大,吃桑叶不再文质彬彬,啃咬动作幅度加大,筛子里传出细雨沙沙的声音。又一周过去,再一周过去,桑叶投下,筛子里马上淅淅沥沥。黑溜溜的蚕沙明显增多,蚕们的体色变成白里透青。我每天太阳升起之后去采摘桑叶,有时还要多摘一些贮藏

到冰箱里,以防雨天没有干叶。

终于,蜕了四次皮的蚕们增大了食量,直到屁股变得黄色透明,身子长成成人小指头大小。此时,它们食量减小,直至停食桑叶。我知道,这些小家伙们要上“山”结茧了。

我割来院子野里的野麦秸,用草绳编成草笼,这便是“山”了。我将草笼轻轻放到筛子上,奇迹很快发生,那些胖乎乎傻愣愣的宝宝们,一个个慢慢悠悠地爬上草笼,找好位置,昂起头,张开嘴,富有节奏地吐出荧光闪耀的细丝。它们一个个摇头晃脑,连续不断地吐丝拉网,不到半天工夫,就将自己网在了透明的茧房里。几天下来,筛子里再也找不到一只蚕儿,小小的“山”上悄无声息,结满了洁白的椭圆形“果子”。

我将茧子缂丝晾干,有的盘成小绒球,有的筐成丝线,有的染色做成五彩斑斓的花儿。当然,我仍然留下几颗大而圆的茧子,待明年春天再次见证“化蝶、蚕食、织茧”的美好与神奇!

眷恋洲上小村

□南京 徐延彬

再赴外沙村时,正是秋高气爽,稻田一片金黄。

走进外沙村,主干道两旁高大秀气的水杉站立着,像是列队欢迎客人的到来。散落村庄各个角落的银杏、红枫、水杉、池杉、樱花、紫薇、桂花,还有河边步道的北美冬青、海棠、垂柳,守护着小村和男女老少;遍布四周的菜园和花圃连成一片,随着季节变幻着金黄、墨绿、亮粉等魔幻般的色彩;一弯清澈碧绿的小河,绕着座座民宅,穿过条条小巷,缓缓流淌着;民宅前后的翠竹,一簇簇,前拥后挤;一朵朵叫不出名的鲜艳的小花儿随风摇曳着,好像在向人招手。

人,是外沙村一道更为美丽的风景。当朝霞染红天空和晚霞漫天之时,年轻人像潮汐一样涌去涌回;天真活泼的儿童们,像小鸟一样欢唱着、跳跃着行走在上学、放

学路上;年富力强的“外婆”们,接送孩子之余,忙着学习各种种手艺;老人们个个无拘无束,有的悠悠哉哉地散步,有的聚在一起闲坐聊天,回忆着既有苦涩也有甜蜜的过去。外沙村的美既是传统的,也是现代的,是传统与时尚相互碰撞的美。

“美丽乡村”“水美乡村”的桂冠可来之不易。“村中有景、景在村中”的靓丽形象像一面旗帜在八卦洲上空飘扬。外沙村被热情点燃了:一处处破旧房屋、批棚、鸡舍拆除了,一条条“四好农村路”修到了家门口;一座座分体式污水装置接进了农户家中;一座座公共厕所建起来了……很快,村民们惊喜地发现,自己家房前屋后的垃圾山不见了,一排排干净的垃圾箱有序地整齐摆放着,小巷整洁了、漂亮了;村子里的河水流畅了、清澈

了;村里上下一年四季树木婀娜多姿了,绿得鲜亮了;田野里稻子蔬菜鲜花丰富了,色彩斑斓了。乡亲们笑意写在脸上,眼睛放着光芒,心里面哼着乡间小唱,幸福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攀高。

我沿着外婆广场向前走,一株株开着各种颜色高杆月季向我微笑着,村民们说要让小村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。走进高架草莓大棚,我一边欣赏着架上含苞欲放的花蕾一边听着介绍,“这样种植我们虽不是第一家,但保证我们的果实绝对是绿色、美味第一。到时候欢迎您带着宝宝和家人、朋友前来品尝、采摘。哦,对了,还有,我们正在开展‘外婆文化’系列活动,‘外婆私房菜’基本成型。”

春去夏至,寒来暑往。几次的外沙村之行,我见证了小村的美,对她有了一份不舍的眷恋。

餐桌上的立夏

□江阴 蔡亚春

赤帜插城扉,东君整驾归。一转眼,立夏快到了。早上,母亲摊了草头面衣当早饭。

草头面衣就是一种混着草头末的薄饼,类似平时吃的鸡蛋饼。母亲将草头在水中焯熟,捞起沥干水分,剁碎,加少许盐花,再搅拌到面粉中,搅均匀了。平底锅烧热,倒上油,再将和着草头的面汁倒入锅中,铲子快速将面汁向锅沿四周摊去,摊得越薄越好。一面煎黄后,翻转另一面,也煎黄,便可起锅。金黄的面饼,翠绿的草头,趁热咬一口,香香脆脆,草头的清香、面粉的焦香溢满口腔。

母亲说,一年吃一次草头面衣,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,吃了草头面衣,孩子会不疰夏,平平安安度过夏天。

立夏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,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。古人云:“孟夏之日,天地始交,万物并秀。”随着气温升高暑热日胜,人们常会出现身体不适,或消瘦,或食欲不振,或睡眠不佳,或整日昏昏欲睡、气虚神倦、乏力等症状,俗称“苦夏”,中医称为“疰夏”。草头具有清内热、防出血、清脾胃、助消化等功效,是夏天的开胃菜。

吃着草头面衣,母亲的记忆咬

开了匣。她说,立夏那天,小孩子还要称重。立夏那天,生产队的仓管员,会把一根两米多长的大秤抬到大树下,给小孩们称体重。小孩子们就象一只只小猪,嘻嘻哈哈,你争我挤,抢着爬进一个装稻的箩筐里。当时有个规矩,放秤砣的时候有讲究,压着秤花只能往外挂,表示增加,不能往里头移。过秤时,仓管员喊,张家阿因多少斤,李家老二多少斤。这边喊,那边应,夹杂着孩子们的欢笑声、打闹声、奔跑声。几十年过去,当年称重的场景,仿佛还在眼前闪现。

“这个习俗也是村上最有学问的老先生告诉大家的。”母亲解释说,“相传,三国时司马昭灭了蜀汉后,在立夏那天,封刘阿斗为安乐公,还当着蜀汉降臣的面,给阿斗称了体重。司马昭声称,每年立夏给阿斗称一次,保证阿斗年年体重不减,表示没有亏待他。这样,‘立夏称重’的习俗就渐渐在民间形成了。”

“立夏称重,其实是巴望孩子们快快长,跟阿斗有啥关系?不过是个名头。”每次说完,母亲总这么淡淡评论两句。在母亲眼里,吃了草头面衣,孩子都会长得壮壮实实的,每天健康康奔跑在草木葱郁的田埂上。

再读《瓦尔登湖》

□无锡 张言奎

多少次,想再好好读读《瓦尔登湖》,给焦虑不安的心降降躁,给平凡的日子润润色。

那本《瓦尔登湖》总是被我翻了合,合了翻,无法阅读,常常是我刚拿起它翻开扉页,一些琐事便找上门来,久而久之我的心便躁了。只有深夜我这颗心方能调到最佳静音模式,才能静读《瓦尔登湖》。

我曾不止一次遐想,一个人心静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轻易挥别文明社会的繁华,独居小木屋,以湖为伴,无疑梭罗的内心曾一度被恬淡充斥过。

再读《瓦尔登湖》,脑海中隐隐约约闪现一些残存的印象,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篇章,像断翅的蝴蝶,在忽明忽暗的梦境踟躕着一串串起落落落的字符。

诚然美好,这是一本能起到心灵纯净,精神升华的名作。梭罗以细腻独到的笔触描述他独居瓦尔登湖畔的时光,以及关于自然、人生和人性的思考。

在梭罗的“寂寥”中,我看到一个穿着衬衫的人,漫步在布满鹅卵石的湖岸上,夜风吹皱了湖面,而他娴静自若,面对夜间四处游走的野生动物,他没有半点恐惧。

梭罗选择孤独地生活,恰恰是一种向往阳光的心理,就像他无比崇拜青春女神希柏,而不是许革

亚。他向往希柏的强壮、活力,走到哪里,就把春天带到哪里。

一个小小的世界有多大呢?目有所及的,他全部占据了。孤独感会不会偶尔淹没星空?不得而知。反正木屋、湖、铁路和星星与月亮都属于他一个人的。不仅如此,他还用篱笆将花草圈住,与大自然抢夺芳菲。

梭罗一定好感于他所独居的环境,他崇尚自由,厌恶康科德地区的生活,不管商店、办公室,还是田间地头,人们都纷纷通过上千种令人惊异的苦役来“赎罪人生”,这是他能接受的,也不忍直视,上善的心总是如水般柔软。

一个人一旦开始笃信事物,行为是疯狂的,也是上善的,抱着美好的愿望去相信明天会更好。把自己的理解用于别人,就像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优点,也能包容我们的缺点。美好和愿望不需加以修饰,是浅白的,是耐人寻味的,像“湖水”。

一颗心每每走到《瓦尔登湖》这片寂静的角落时,常被那纯净的“湖”一遍遍洗涤,让人心灵富足;那些文字像散落人间的花瓣,也许只要轻拈一片,便足以打湿焦躁,治愈千年孤独。

合上书,回味在须臾之间,总爱浏览封面。封底,蓝色的湖面上一人一船一影,生命与爱互为倒影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4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